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黃維

養吾齋集卷二十三

元　劉將孫　撰

論

天地之中數如何論

陰陽之消長其漸可知也一氣不頓進而惟中可以候之中不立則漸不可見中者漸之積也論氣則積漸以求中論數則即中以明漸天地之化雖渾淪磅礴而不可知然原始要終而往來屈伸見矣理無獨必有對不

離而為配則亦無獨也原其始而知一之所由生要其終而知十之所以成執其兩端而五六見矣自此而進進而為盈而其七其九其漸可知也自此而退退而為減而其四其二其漸可知也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中五為衍母而黄鍾為律本不觀於黄鍾則吾何從而知其損與益哉夫數生於律律生於氣固也或者謂非數無以知律雖謂數先於律亦可也數猶繩也律以權氣則氣亦物也氣至權移而低昂者責於繩凡天下之物

首高而尾下者特無定在以尾權首則一高一下其定在終古不可得也繩一立而天下之銖兩定矣寸尺數也以寸尺衡氣則雖謂律生於數無不可也人無能知律者非不能知律也不知數也吾且即數以明之自一而十三尺之童所能知也而一之所從生也亦知之乎一之生也始於晝晝則其乾也命之以乾則所謂九也天地之初止此矣有乾而後有坤則一者離而二也非二之外别有所謂一也此氣之所以有配而數之所以

不能無待者也進而至於五焉中矣然而猶有待也何也非六則無配也配五而為六則五五配而為十亦沿是而推之矣及其為十也遡而求之則六者亦中矣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人以其自六而上為順長之數以為積而至十者猶其積而至五也然而非也五六合而生者皆其子矣故其九也即其始焉之一者也所謂乾也逆而數之則六即坤也令之所謂六者即昔之為二者也雖積而為十十亦耦也耦則其二也故從中而論自一

積五則五為中自十遡六六不立則五無配也若以十配五則十者遠而在乎三世之後也不能以有所待也故五者陽之盛也六者陰之極也天地之中合五六而已其進而為九為十即其為一為二者也雖謂為九為十者亦退可也何也由六以降也自其始而觀之則五者自少而壯之候也自其既合而觀之則六者既中而昃之候也進而語其生之序則十者其盈也樂之緻如繹如退而語其生之本則一者其減也木之必歸於根

也而非立中數以凖之則無進無退也無進無退則三分黄鍾損一下生林鍾者何從而知之也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蔟者亦何從而知之也故黄鍾者四面而輻湊者也葢常論中無所不在自縱横而言之南者愈南北者愈北各不可得而合猶適燕者必背越也使先立乎中者則少南少北者從是而見矣不必極所至而言之而分寸不可易矣故其道貴中昔者吾嘗欲觀天地之中而不可得也葢候於寒暑而得其漸至者焉漸積

而中中降而漸雖其極至於冰炭之相反其暴至於潮汐之不可以瞬其移也不能以寸其應也可前知其然也人者與大化升降而不知為之有聖人者參天兩地而天地之情見矣參兩而五也二三而六也其二三者猶其參兩也凡倚於數者不得不參兩也莊周之徒有見於滋而後數而卒墮於虛無乃認夫聲之忽微以為配故曰一與言為二知一之有二而不知言之非他也意者一與一為二而周未之知也復有證於理者曰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然而三者何也即其為一為二者也二合而長子生焉其自三而往者雖巧歷不能知也然則三獨無配乎三二合而為五一配五而為六其自六以往者亦有窮乎此所謂十也而非窮於十也數之自一而五猶卦之自震至乾其數順也數之自六而十猶卦之自巽至坤其數逆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中者其順逆往來之會也天地一噓吸也河圖洛書一體之不言而喻者也故以五為中則六不得與於中矣以六配

五則五之為中者猶未定也一虛一實參伍錯綜而無形者形無聲者聲矣彼以五為聲六為滯於形者非惟不知參伍錯綜之變亦不知配合之理與對待之數者也中之為物豈直數而已天地之道離虛坎實不知其變而玩其象則河者其離乎洛者其坎乎其不離不坎而無往而非乾坤乎易之中也曰二也五也不知其變而玩其占則五者中也六者其上之位乎其中不在五上不在六而猶在二體之間乎易逆數也隨時變易之

謂也不四面求中則中不可見必四面求中而曰中在是則中者亦滯於數矣故夫五也六也所以測之者然也若其參天兩地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無往而無此中也故論律以黄鍾為中而黄鍾始於子子非中也其由黄鍾以往無一而非黄鍾則亦無一而非中也有善為數者以其六也從而六之而得三十六焉即自一至十亦無往而不三十有六也是其數也然則其用六也六者其中五者非中乎曰非然也

學易可無大過論

易道至中而止而中難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中而智者常過之學至於聖人則以身為易者也而何過之有然聖人之心猶以為過焉者何也嗟夫聖人之過其非智者之比也其道則中矣而一念之初猶有所擬之而後動而其時其事未能無槩於予心而勉焉以立於中道則其志亦過矣是嘗過而後得中也而非過於中也固亦未嘗過也而聖人則自以為過矣此非人之所知

也是過也過於心而非事之謂也因其事而遡其心則聖人之過正自不可無者而聖人則曰吾今而後其亦可以免矣則其無意無必而無不自得者固亦可見至論其為易則聖人之於斯世也決矣由今視昔則皆過也惟聖人自知之知聖人之心者知之而謂聖人為無過者亦未為知聖人也學易可無大過嗚呼自中道不明而後之君子往往認過以為中矣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使皆如饑食而渴飲則雖聖人與人同也而未足以

為異也故有反之而後名節立而中愈遠矣原其心未嘗不至於道就其所立而亦未有不自以為時義適當然者而自聖人視之則正其過也人人以名節先乎其心而認過以為中矣每見史傳間特立獨行者使人想望而不可及信矣其不可及也而豈可常也哉惟中故庸庸而萬世不可易斯以為不可及矣而中難言也其過也未有以為非易也而未必中也於是有束帛賁之而舍車而徒者於是有恒其德凶而浚以求深者於是

有壯于前趾不勝而不悔者於是有蹇之六二而高不事之心者學道無聞而制行無節其流弊一至於此而世之學者方且深歎而極慕之不知聖人復起其出處語默亦即吾心之所安固無以異於常人而萬世不可易矣然則聖人何過也而假我數年可無大過之歎又何也噫夫子之過則有矣而非後之諸君子之過也於是又有以為夫子之謙辭而未嘗有其過者亦非也易在夫子以夫子學易而猶有過吾不信也自夫子言之

則循其初意亦非有化焉而不存於今者而亦必謂之過矣此非後人之所知而夫子自知之爾人之言曰衛靈魯哀之見在易為隨公山中牟之欲往在易為需去齊去魯之時在易為豫固無一事之不合中亦無一日而不用易然而此繫易之易爾非夫子之易也夫子之易玩於心而其過也心獨知之易之言出處者其槩也而精義不若是中者易道之極也而中難言也固有昔以為中而今見其非中者固有不夭不田以為中而二

五為非中者而夫子之過亦不在是也夫子之過直在於一念之初擬之而後動者及其動則中矣而擬之之始意者其不能無過也而非人之所知也故常常而念之曰吾令之見其猶昔乎其又有愈於昔者乎昔固未嘗非也然可以仕則仕安知可仕之時不猶有止之意乎可以久則久安知可久之時不猶有速之意乎是吾過也而其過在心矣嗟乎此非學者之所知也而惟顔子知之故夫子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所謂是者何也用而行則必有是矣舍而舍而
豈必其有是而後能藏哉是聖人之心而學者不知也
不知其心則不知其過宜也聖人何心也其未嘗不忘
於用也不用而藏豈予心哉蓋至於不復夢見周公而
後安之耳故夫子曰吾令而後可以無大過矣此用舍
之決也而其於易何如也且夫子之於易也老矣於令
而後以為無過則昔之過果安在乎即其舍而藏也為
得則其用與行也亦必謂之過矣夫子之於易也其知

之矣自其適齊以至於反魯也抑嘗筮而後行乎其行而後筮乎使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其於時也為屯為剝其於人也為睽為否為困命之矣豈待獲麟而後決哉然而終不敢忘周公之志周流其身也有占道焉而非占於易之謂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易之道固將與我為無窮而天地之運陰陽之數固將於我乎卜之而春秋之作不作特未前定也此聖人之感心也而其過亦在是矣太史公曰夫子晩而喜易非也蓋晩而繫易而尤

拳拳於出處語默藏器待時不俟終日者三致其意焉嗟乎吾過矣吾過矣吾今而後可以無大過矣而於世道為何如也嗚呼易者中也出處者人之所自知也以聖人用易而猶自以為過是欲中焉而不可得也而世嘗求其過也故耦耕荷蕢之流未嘗不以夫子為過而耦耕荷蕢者之過則夫子有所不為也出處一中道也中之過也直在於從容與不從容之間耳而非彼之謂也後之君子不為耦耕荷蕢猶可為也甚而為沈湘為

黨錮亦以為時為義為名為節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而聖人猶以為有過也人能知聖人無過之過而後知諸君子蓋過之過也

責難陳善閉邪如何論

致君之學談者能之亦談者病之世未嘗無聖賢之君也有聖賢之君出而不嚮乎道不志于仁者有君無臣故耳人亦孰不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學莫難於理

欲之辨而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不知因事以感移其意而槩焉談道以爲高則道與事始扞焉而不相合及其不相合也曰吾旣責難於君君不能行吾道也則爲是君者亦誠難矣昔者聖賢之告其君者未嘗有甚難之事也人皆可以爲聖賢而聖賢必人之所難則亦何以責之理欲同行而異情爲彼則易而爲此則難因其情而善道之使之爲此而不爲彼而可以爲難矣責之以堯舜則難而語之以善則易充類而至亦責之以甚難

也而吾之致君則有其道矣昔孟子之致君蓋如此人主有可為之資而其臣無致君之術此古今之所共歎也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徒聞其語不知所以為帝為王者髣髴何似則往往棄其身而自謂不能而茫然遐思千載之上千載之下徒深嘉而極樂而儒者又從而贊之其相與為欺與謂其君不能者同罪而自謂責難之道固如此不知帝王復起君臣父子其不與人同者直在盡分與不盡分之間爾堯舜三王豈與清虛寂

滅者同事而必可望不可及哉所謂責難者非謂舍彼所易而擇取夫人之所甚難者而强責之也人未有不可為堯舜而為人臣者不可不堯舜其君以後世之君而堯舜之不可謂之不難以堯舜之道亦與人同則亦不可謂之難責之以難謂當責之以堯舜爾而非難堯舜也責難於君蓋自有道陳善閉邪衆人之事則然以衆人事之而以堯舜望之尚得為恭且敬乎非然也即衆之所能而堯舜在是矣此致君法也嗚呼致君之學

不明而後有其君自棄而謂其臣以度吾所能行者有震於其名而必不可復而謙遜未遑者有安於汙陋而喜其臣能恕已量主者有淺功近效之不繼而但望其如即位初者譽古太高而格心無學其失望一至於此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於其君不以中才望之也無逸之書上不及於堯舜精不及於執中怨詈之辭稼穡之事必使之為此不為彼後人為成王者固甚難矣其所以變易其邪心者正在家人日用間而其事蓋甚易

也孟子一見齊王而許之以王齊王欲然於不能進則亦自知其難也好勇貨色雖患淫邪之人不褻於此矣仁義敬王正君國定其說宜如何而尚遷就而為之辭惟恐其不好若策士之游談者然文武之事苟能充之亦一變至道夫孟氏之所謂責難蓋如此則隨時感移其君之意豈非千古之明法歟而高談唐虞自此稷契者聞其說而卑之嗚呼大道之要不聞至治之澤不流堯舜氏之不作志伊尹之志者終無所施耶由周公而

責難有其事由孟子而責難有其説顧其用力之區區惟在於陳善閉邪而他無責難之可講自是以來儒者責難之論多而陳善閉邪之策少豈皆志其道而不屑其事耶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儒者之論類如此嗚呼後之君欲為堯舜者其亦何若而可

武成二三策論

言有大而無證衆人信之而達者槩之夫事之出於古

聖人者固衆人之所信者也出於古聖人而又出於古書之所紀載此豈有一毫之不實者哉而聖賢顧姑取其大槩而不敢盡信者何也嗟夫自古書行而有顧其無書者矣生乎百世之下徒見洋洋紀述布在方策而一時之事實得而知之一時之事實既得而知而後來者方取此以為名執此以為信夫固曰吾有所受之也聖賢欲破其説而不可獨想像當時之槩庶幾息兵安民崇德尚功之數事猶若古聖人之為至於哆然自詭

常有喜功好戰之心則稍有識者有所不敢為矣曾謂聖人為之乎竊意出於一時紀載者夸大之辭而不知為他日無窮之害向使其親見末流餘弊之極當亦自悔其言之過也故吾於此誠有所不敢盡信也非不敢信也事果出於聖人而有弊於後世則吾猶將屈聖人於不足信而況未必出於聖人者乎則亦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武成者好事者為之也故其言大而無證此蓋衆人之所共

信而識者之所深疑也不然孟子何獨於武成而止取其二三㦲蓋嘗以人情推之奇聞異跡得之於故老之口史傳之間雖茫然無證而感慨動悟如見當日至於里閭鄉井之近事有出於尋常之外則雖耳目之所及接而每有且疑且信之心無他其所貴者以古也文字之古莫古於書而書難言也夫書者史也此出於一時臣子求聞其君之心而非以為訓也後來者貿貿焉執是以為用則亦以古貴也嗟夫書之為物有善用不善

用百篇之中其可以為萬世大經大法者條目有幾有十六字而可以為百世之師有數百言而無補於盛衰存亡之故若習其一句一字守之如律惟恐不能用則所載衰世之事亦或有取而用之者矣又況夫書之作也遠矣其辭意之出於先王與否皆不得而知也百世之下千載之遠惟見故府流傳照映方冊閎焉異代自非身親目覩何由知其故其中雖有流於夸入於矜者讀者亦不敢以矜夸待之也大抵人臣之於其君鼓舞

一時之感其矜之夸之者不能免也而豈料後世執之以為法哉仁人君子有意於斯世使聖人之言其末流積弊猶將深懲而痛抑之况其未必出於聖人者乎又况出於一時之矜夸者乎葢嘗觀吾夫子之論樂也謂武為未盡善焉夫子之以為未盡善者非謂武王之心有所不滿也亦非謂有司之失其傳也其所以深嗟而歎惜者其意深矣夫君臣之戚家國之感此宜流涕道之而猶有餘憾者也今也總干山立發揚蹈厲與歌詠

太平之盛者無異每使聽者有洋洋然不倦之意此則作樂者之過也嗚呼武王之心質之百聖而無愧而武王之事常為後聖人之所疑何哉其樂矜其書夸故也夫以其矜以其夸者示後世而使後世企望模倣戕民以逞則武王之心諒亦不願人之矜之夸之也故夫子不滿於武樂孟子不取於武成蓋嘗取武成而讀之而知孟子之言之信也夫紂雖大惡蓋嘗北面而事之令也不得已而起兵此宜咨嗟歎息自咎之不暇而祭告

山川之辭乃有聲其罪而誅之之意皇天后土其謂斯何武王決不為此也此不足信者一也天下已定此宜返於故國聽天下之所之以待朝覲謳歌之屬而柴望祭告猎麾諸侯前徒倒戈戎衣一定之語何其矜也武王決不至此也此不足信者二也仁人之兵不血刃令也何其血之流杵也推此以往蓋愈不足信矣孟子生乎戰國之遠讀其書想其時如見當日麾斥鼓舞之盛固亦不敢不信亦不敢盡信約略千古懷思昔人獨於

其數事深致其意焉放牛歸馬散財發粟者其一也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者其二也他如爵土之分喪祭之重功賞之定若此三四事髣髴類是定商開周時事其規模大槩雖不止此而反覆數百言之間庶幾四五亦使斯世斯人知夸大之辭不足信聖人之事自有體猶或識古昔用兵治人之槩斯民其殆庶幾乎或者曰百篇之中何獨於武成而疑之深也嗟乎此史官之筆也書雖盡出於史官而史所稱數句而止獨武成曲折上下

皆其形容模寫之筆其初欲夸聖人以震天下使史臣有知亦必自謂其言之過矣然則夫子定書之時何以不删曰非然也秦魯一言之善猶將繫之帝王之後况有二三之策足取耶而况夫子於書未嘗删也嗚呼書難言也武王之事偉矣不見於詩而見於書抑有説矣而難爲言也異時周公獨嘐嘐然曰文王文王其辭之及於武王者一二而止甚者或闕焉而無聞蓋其説愈長而愈難言也獨奈何信其區區之空言而使來者受

其實害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欲滅此書而不可得也或者又曰孟子何以不責備於湯噫湯常有慙德於此矣古人風氣樸厚未知諛君當作何語故其書猶有慊然退託交相警勑之意焉嗚呼觀於此者亦可以知世變矣

中興志能之士如何論

人才未嘗無抱負也其用之則存乎上之人焉夫當事變艱難之日此正人才功名之會然不世之功非人之

能自立也顧上之人用我者何如耳得人而不能用也用之而不當其才也當其才而不盡其才也皆不足以得英傑之士而成中興之功何者天下未嘗無才人才未嘗無志而不能自為能也能以用而見不用則雖能者亦不能耳幸而用之使得以功名自見而乃用踰其才彼能戰也而使之謀彼能謀也而反使之戰才不稱職則亦皆不能耳及其用之而稱其才任之而得其職也又不終日而去之不待成功而沮之此特愈於不用

者耳其實亦不能使能者自奮也嗟夫蓋世之功不立未必皆無才之過也有其志而無其能固不足以經濟天下有其能而無其時則亦終於泯没無聞而已矣此英雄豪傑之所以不多見而中興大功之所以鮮立也古今中興稱人才之盛者惟曰二十八將然亦適逢其時耳如不遇光武雖具志能復何道以展用哉嗚呼人誰無所志哉閭巷小人一聞有大義之所不安者則拂衣而起切齒而歎直欲捐其力於其間者而從容久之

卒無所措豈其志之不立哉弗能故也天下有恃毛髮絲粟之才奮然挺然將欲有為者邪下有能而上不見用則拊髀流涕特寄之空歎息焉耳用其人而不當其才使其人而不能以稱其用非不用也是虛其用也及用之矣而不能使之傾囷倒廩而或有未盡用之長未盡施之技特愈於不用耳而亦何以異於不用哉此中興之事自宣王以來指不多屈宣王之事業不見於書而獨見於詩昔者嘗疑之矣書紀其實猶夫史也詩則

詠歌之體也宣王中興之事偉矣而山甫若有遺意焉何也百世之下必有智者而未易言也光武其有見於宣王之事乎雲臺功臣參錯歷落如在霄漢之表昔又嘗以星象喻之而復以感會風雲稱頌之雲從龍風從虎用風雲者龍虎也不然風雲雖有為雨之志而無龍虎以用之則其降騰飛揚於太虛之表者不過與遊塵同一漠漠耳鄧禹而下皆風雲之類也禹也杖策軍門已有飄飄欲舉之志及禹與光武卒焉相遇於干戈荆

棘之秋君臣之間有父子唯諾之意而禹即以垂名竹帛者自負其志為何如哉則其平河東平關西識者固知其必能矣雖然禹豈自能哉儻非光武毅然而任之使之東西上下展布其能則誰知禹之為能哉禹亦何自以施其能哉古今之負大志抱奇能者多矣陸沈草野之間遁跡山林之邃不見知於世不見用於君則能者自能耳能而未見於用猶無能也豈特禹哉以太公之六韜而不遇文武不措諸用則八十之年無黃鉞之

在手則亦老且死耳千載之下誰知其能耶太公亦不過渭濵無聞之老叟耳甚矣能之係於用也而況於禹乎雖用矣使非光武一則曰禹二則曰禹惟恐其能之不用也惟恐其用之不盡也則禹如彼何哉觀禹則下之二十七人可知矣故論者嘗謂其賢亮而不盡亮賢於不用而已有亮如無亮也吾於雲臺之功臣重有感者以此彼釣臺之叟清風高志退若無能但欲蕭然於世事之外者亦固各有見也噫

養吾齋集卷二十四

元　劉將孫　撰

說

劉志立兄弟字說

安成鄉先生耕齋之從孫審齋之孫昆弟者三其長者質甚粹意甚懿閒以其名若字請曰願有以易之以及二季且於此乎語也予嘉其志遂名伯以志立字之以禮仲以志行字之以道季以志用字之以時而為之說

曰人未有不志於立也莫不有立往往皆有所附託以為重如功名利達富貴光寵雖假之以自重無不足以光曜而非吾之所自立也有所附則立不立者在人而不在我大哉禮也弱者以彊塞者以通求無不獲行無不達特而不倚定而不踣曷之哉以禮人生良知良能無論小成大用無一而非行非必得時與名之謂也跬步以往日用之所經營人事之所得失孰有安坐而致者然而不有所守則不能以有行夫道若大路然行未

有不至也以道為闊於事而欲捷出以圖之則旁蹊曲徑前必有所礙而去道遠矣曷之哉以道用在人修在己已有所長未有不見用也然其遲速久近若有時焉制之古今賢哲孰不志於用而不能為時及其時之當用雖疏遠幽隱亦必有推之後而輓之前者曷之哉以時予於耕齋世好也故人之子孫有可以行世之質予故厚望而深賛之其他日有稱於當時寧惟二祖之光亦喜予言之有徵也

蕭益之字説

蕭實堂將以吉日冠其長子進以語予曰斯吾先君子之所命也子其為之字亟字以益之而為之說曰進未有不益也益之道無方進進而不已益亦相與而無疆人患無進之志而已苟志於進未有無所益也聖人推日進之義於益而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天地何心於益特其進也理有不得不然而益隨之如春秋寒暑物之荄甲華實在此者從微至著由漸生頓在彼者日復

日時復時變化繁滋極於生物不測亦自然而然不待彊而揠增而加也故君子於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真進之道也人之所以自畫者自足而已足心一生昔之進者不知其已退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非但已之善與過而已也見人之善喜而慕之見人之過惟恐已亦有之不待遷與改而進在是矣學問無止法人物無定體柔可使强愚可使明困而知之勉而行之與生知安行者一揆況於已見大畧深造而自得

何可限量譬之為山一簣以往有九仞之理士别三日非吴下阿蒙推而上之顔何人哉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吾見進之為人也静重而安和從容而謹度其質美既可喜而朋友間誦其造次賦詩皆出人意表是能進者也故舉益之義推君子之為聖與賢與天地生生之理三祝而望焉益之勉旃

王深道字説

王深道分教杭州遇發憲上黨張公縣閫使江以書来

為深道問字説於余抑君既知道矣其深之又深任君之所為他人何足以資哉人未有不繇淺而入深也自其初所得或於利或於義或於智術或於功名一念之好推而至於嗜欲以至終身忘返不期深而自深及其深也如井泉者有之如江河者有之如潭洞者有之而皆不自知也惟道味本然無可欲而知之樂之其深也皆非他所謂深者優柔厭飫其得也於心其源也廣胖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至是則不知道之何在但覺左右

逢源不可得而測君他日造斯境之趣必以予為知言未必不以予為淺也

徐剛中兄弟字説

心易徐氏於予家三十年之舊日與長公會於劍侯李集賢所而其長子實来旦旦而相從愿而文通而知方予問長公其名字何長因請曰廼心易之初得孫也以麒命之今兄弟三人有七丈夫子願有以易之予謂心易之易其所以壽于而家興于而子孫者在此其可忘

諸易莫貴於中爰取中以為七子之名而以心為其字
蓋以王父字為孫之稱於禮而合於家學而宜則為之
説如繇辭以寓祝規其一曰剛中字以立心剛德之首
其用以中匪剛不立惟立乃功天地以心而寄之我任
重道遠不立而不可其二曰純中字以潛心陽之欲純
言德無二研幾極深乃潛之義惟潛以求乃得其純貳
二參三戒之用欽其三曰粹中字以誠心粹之與純德
同體殊純如潔白粹則瑾瑜繇其不雜以乃成質大哉

誠孚服膺無斁其四曰守中孚以正心多言則窮三思則過事各有中正不可破爾正爾心守而勿遷吉凶悔吝昭然吾前其五曰行中孚以恵心用之則行無過不及有孚恵心動罔不吉我行何如惟恵之知毋問鉅細念兹在兹其六曰得中孚以養心易君子謀患不得中剛柔正應慎擇所從有得不得毋失其養用心之過於中則爽其七曰謹中孚以存心慎之慎之易所以教中如射鵠謹則有效以此存操不失其正闇室屋漏如臨

神明是乇詞者用不可既匪我言費爾祖是式寧惟爾

祖四聖爾畀曰中曰心一言以蔽至大庚戌孟夏月四

日紀

顔曽省身字說

吾友顔寄寃名其子曰曽字之曰省身遠徵予為之說

曽者因其所自出也予笑曰父顔而毋曽以是為姓若

名褻矣復有美於此者乎然此章為曽子用功處易知

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舉世莫不知省身莫不言省身

而誠於省者何人也省者自省而人何從知之哉此章兩吾字上之吾者外吾也次之吾者内吾也省者吾動心處也身者吾之所行也古人心即身身即心身心一貫故内外表裏無異觀後來岐身心而二之於是知行為兩事踐履學問為殊塗言之非不一也講之非不一也而判然者不可捹也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其斯之謂歟省者警於心而無迹身之有無自忖於心而無形夫能使心常在於身而身不違心則純熟

如一動靜交養安而行之矣特立言不以二吾則不嚴不曰身則省者心而未徵於行此曾子之所謂魯而魯之所以得道之傳也猶記往年見晦庵釋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一語初本心作身葢易簀前數日始定為得於心而不失故竊以為身即心心即身語為不悖而粗有益正所謂腔子裏者也乃以為省身說而贊之辭曰知不能行亦何用知人誰不知行者幾希以心為身即身即心心不離腔復禮為仁淵輿同悟易知易行三省

而篤四勿而誠性與天道孰不得聞無行不與觀茲循循爾姓維顔爾名維曾悟其一貫豈繄異人時而内省身不離心動静不違表裏交正

茶陵譚壽昌字説

吾友尹見心書從茶陵来稱其從游譚壽昌之力學所為詩文知方誦吾家先生講著議論如身受教迺師錫之字曰履常亦取魯頌中語而未有説也子陳之何如予曰美哉古人以壽為常後世以壽為異以為常故壽

者本然之理昌者自然之應所知者守吾之常道而已以為異故壽者如有他術昌者如外有挾於是神僊方技服食修煉與夫智力變化巧詐馳騁神出而鬼沒駕虛而翼偽雖才明賢智大儒先生亦不能不眩以不惑而所以壽且昌者遠不能及古人之十一又以為若有所制而非人之所能增損嗟乎不求之常而所望者皆非常之福矣豈不惜哉詩於祝辭未嘗祝富與貴也直祝壽祝子孫而已矣富貴者外物也壽者我之固有子

孫者理之必然此不待求於人而獲者也吾有其才故為人所贊富貴自不於我乎捨惟其年有待於無涯不必倒行而逆施惟其後可傳可繼不必驟興而忽仆壽而昌豈非可欲哉人惟覬倖於富貴以力之可致者為常有乃以壽與子孫為付於天者為不可必道悖於古而行自絶於天履非其所當履而常者為不常矣惟君子樂天而知命履安蹈常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是道也惟學之深造者能得之否則外物之變遷猶未有定也履

常之才方大肆於學於是必有所擇矣

薛超吾字說

大行薛君以昂夫為超吾之字既稱於四方聞於大人君子過廬陵猶歘然問於須溪劉氏之子曰何如則其質溫而器廣其進進不已也如此余惟隋唐而降名若字類失古意近世逾甚特摘取陳言一二以為媲於義無稽於祝規無當蓋欣然於昂夫之異乎流俗之選也昂夫復請曰吾稱之有年矣顧未有說吾子於此乎語

也則復之以説曰人未有不志於昂然一世之上也然貴可以先人富可以上人名可以欺人事功可以加人而其人品高下有不容不異觀者非其才力有所不及也其所自立者往往未超耳人不能不在人間亦豈不志於用所謂超者不必皆與人爭也彼以人超人所超者亦特斯人止耳而吾安在也超者以吾而不借於人迺得吾之所以為吾者焉宇宙事物為我用而不我累即皐夔周召之業時出之亦不以易我故其聲光倍常

使人瞻望欽聳如異人絶世是夫也其昂也吾也莘野之囂囂萬鍾千駟不足以浼其介東山之几几四國流言不必以嬰其心張子房慶秦桑項不戀人間三萬户想像赤松黄石於轂城之下諸葛孔明成都桑田之誓不使分毫有增於草廬抱膝之日謝安石東山高蹈之志王茂弘葛巾東第之懐李鄴侯靈武山人之輿此其人既已捐其身條其名而縻其事矣又非能挈挈以為高也然所以表然稱一時而名千載乃或在於功名之

際才德之外者非其風度志趣樹之人心有在此不在彼故自超耶彼公孫丞相卜大夫胡廣趙戒乗時得志豈不三公文學政事耆年厚德又豈不有聲於世而百世之下且擯之於羊豕之閒而鄙之於糞土之賤也則人亦何可無以自異哉雖然表表者不一二而若彼者滔滔皆是也亦安得不以為戒也以昂夫之材之立而名軒以野鶴自處如逸民其所以養者稱是德矣重為之贊辭曰

富貴自有勲業餘事其體其性浩然天地吾無上人人自我下我揮鋤金彼拾棄馬光風霽月金錫圭璧固不即人人豈舍之一世之芳千載而長顒顒卬卬萬夫之望

蕭煥有字説

方庢御史之美子以乙巳生丙寅行冠禮名從父命以文而不忍更也賔贊字之煥有子以故人往賀焉客舉其令日酬謝慶禮之詩句意不凡子取而視之信請觴

祝之容曰字則然矣而未有說子言之予固愛其才喜其有立亦安得而辭則為煥有告曰此夫子之文章也一言而可以盡文之妙者煥而已夫子雖以此形容堯之盛而非特為堯言之也乃言文章之道當如此也非夫子亦莫能表而出之也夫子未嘗言文子貢雖以為可得而聞而亦不能得之於言夫子於此乎語之而文之道可睹已繁星麗天天之文也草木華葉地之文也文未有不煥其煥者必不可揜者也煥之為義所在而

見之無所往而不有而亦無所見而不新也辟之火焉
自其微明以往煒然曄然不待於人力之助而勢莫能
閼物莫能沮其道與日月而並乃日用之所不可無而
世道之所不容闕也斯文也所謂與天地並者豈但言
語詞藻云哉言語詞藻其一耳小之而威儀動作充之
而禮樂節度大之而黼黻皇猷功鼎彞勳金石何事非
文而何文不有有其體未有不見於用也東坡謂文章
如精金美玉不可使在瓦礫中亦謂光氣不可泯沒夫

文字猶若此予期煥有素矣其矯厲自立不待令而後稱成人也豈惟予服氏之有子亦且幸臧孫之有後故推斯文之大者贊之念哉煥有若方厓之所立視平林光遠而有耀者也繇平林而至煥有五世矣盛哉人且於煥有觀焉

外孫吴更生名説

吾長女歸禾川吴氏亦望得子名更生葢父母著其喜也朋友能文詞者皆為更生言且載其幼慧蚤知之槩

亦望録以来諗求一言以嘉惠斯子千里外雖未得見欣喜願望為何如也獨不復為更生遡其初以為更生既更生矣祝之之道自生而来日進而不息者長上之為汝旦旦而期之者也夫更生者未有如日月者也晝夜之所生者光景常新其所以使人瞻仰而不厭者新之道使然也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曾子取以為大學學問無止法致知格物無盡理功名事業無極致人物議論無最品前之所立者以為無以加

矣後來者又有過之者也古之所有者以為不可幾及矣又安知今之不古若也故立志者志於日新日新者日日而生也夫日生而不息何可涯哉生民之初推后稷以為配天之澤而求其初生一粒之播種耳一粒在地而亘古今窮宇宙今年而千斯萬斯明年而萬億及秭皆自一粒者基之此之謂生意人生能言以往承家者在此焉亢宗者在此焉大其門者在此焉稱於鄉於國於天下者在此焉昔漢名卿稱劉更生以博學文詞

忠言直節冠一時而芳千載至於今有耿光亦一更生也汝其念哉汝祖蒙庵盛德宜有後况為吾家外孫太史公之文印如有所待斯言以志喜以屬望成人有日吾之所以為汝言而發汝之才美者何有已也

善有說

予嘗觀於稼而油然有感於詩人之善頌也其初蒔也芊芊綿綿者平疇一碧清風泛之如水之微波及其芃芃而入望也光翠欲流暉陰動盪近浮而遠眩計宇宙

間之嘉景大美鉅麗未有過焉者也青青而可玩者惟芳草為然顧其連天而極目固騷人之所悽而曠野之湫莽一無芭颣之實若雨露之生息晝夜之涵煦以日以月而歲功收萬寶成往過来續沛然而莫之禦者獨在此孰非種也有待之年者焉有待之世者焉種而穫穫而惠斯人之生善其能若此者乎果之實也以株計蔬之實也以枚數若一粒而千斯萬斯自后稷以来天之降瑞長千古而為生生又後萬世而不可涯也世之

所謂寶或得而有之是有之而已也雖千金之富藏之百年千金無增也而此之有者年可望而歲可期有其能若此者乎故詩之詠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於其始而必其終觀其易其長而善且有者在是矣以立作屋於田間每於焉觀稼斅輞川午橋以莊居之扆其壁求吾名且為之說吾因取善有名之而著其說夫豈惟稼為然哉人之美質未有不若此也物有所不通而人為最靈麒麟鳳凰珠玉寶貝豈不得為善瓊厨金窟丹

穴銅山豈不得謂有若推吾之所謂善充吾之所固有火然泉達混混乎有本者如是而彼抑末矣稼者一歳而一成也人者一念而千載也東坡説稼有取於富人之異於常者是猶有所分也吾故舉詩人之美辭發其命於天者以擴之延祐丁巳重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監生臣章儔

養吾齋集卷二十五

元　劉將孫　撰

○題跋一

定光寺題經

人生如蟻旋磨在四維中世尊為法轉輪說一大藏是乃天龍八部之共持載與彼日月兩丸而俱推移於一㖶間洗千刼罪又況古佛道場之所在素為人天法界之共欽此處有樞運而機旋何事不規圜而環合其有

上下三大千內面面相相之金碧又具五千四十八卷部部帙帙之標函此非一手足所成必藉衆善信之力如是希有唯樂欲聞圓滿心不住布施心是名為蔵悲願力得大威神力其福如山

題李鶴田所記南郊大略

嘗見益公自述平生所遇今日南郊明日簪花從容屬車間太平縟典身與其事使人想像歆羡前修備福安得生其時從都人後寓目亦不啻足紹陵丁夘初郊乃

百五十年行都第五見而四十年所未有故老垂白有不及睹鶴田既身組珮執其事徘徊天光之近人生慶會如此者幾耆年清健筆着詳覈豈獨使後生得知故實且文獻有考於此嗚呼東南之禮既訖羲農之傳俱非往者不可及已而已而

題閤皁山凌雲集

天下名山洞府必有一時名卿大夫騷人墨客感賞題詠以彈壓雲煙發舒泉石使四方千載誦其辭如至其

處然往往從偶然得之非必作意也東坡於廬山乃先自誓不作詩儻非數篇湊偶於不得已豈不有恨哉若山中之人能自模寫則又間見而絶無者況成集耶是又繫於其時將山川之靈與有傳焉未可以尋常遇也江西閣皁山水之外多名賢之賦東南百年又盛自唐以來神仙如伊周昌將相如宋子嵩東京諸公皆有之近世周益公之辭藻朱文公之理學楊誠齋之風節與人文皆不數數獨為閣皁筆墨先後輝映其纏綿傾倒

如此不但以其地則山中人有以取知於諸公者固爾也縣是楊休文被遇於淳祐以羽客客金門侍閶燕賦詩雍容甘泉侍從間如真西山言論風指劉後村江湖宗工皆為知己豈獨他山未有亦軼古人矣此閣阜山之所以重也孫光堂之徒張三省以凌雲集來示慨然曰先祖師山雲惓惓於是也今緒成之願為之序予因著其源委如是夫登金步玉一時之遇也裁雲剪霧百年之方也昔之珪璋特達者既有以開于先矣步亦步

趣亦趣非山中弟子之所當學者乎卷中一卷又閑閑詩也能言者則可以為之徒矣觀者毋但玩之而已有之似之

跋巽齋先生尺牘後

巽齋先生文章節行師表一世而平生謗議極不少此簡報益齋鍾先生者中間益齋寄詩所為感歎悼恨而謗譽生前身後之歎餘生閉門休致之誓匆匆寫心曲感知己無不足以興懐當是棄官請南嶽時前輩往復

未有為無益書問者塵昏半幅益齋閲世惜交之情與歐先生閒遠無求之操可以兩得之矣若易傳箋序固已刻之有年此其初本幾如温公作通鑑草無一字草者後生把玩惟有敬仰此鍾氏家寶也士安之子子孫孫謹藏之

題文山撰外祖義陽逸叟曽公墓誌後

吾廬陵人物名節高於富貴文章多於爵位科目顯融前後相望東西州尤不及而磊磊軒天地者則多有其

人矣劉兗公雖相東京亦有可稱者姑勿論四忠一節歐公生綿州長漢陽應舉開封益公固新鄭僑寄澹庵誠齋二公徒以特恩異數冠西清班忠襄止一倅耳歷攷三百年間生廬陵長廬陵以科目榮廬陵以宰輔稱廬陵以精忠大節重廬陵獨文山信公一人止豈但一代之無二自廬陵來山水之鍾英亦僅在乎此也乃其所以興所以教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實使然文山著之誌可見也觀其琅琅垂絶之音可以訓可以傳則其所

見豈可以尋常測哉古人謂不知其人觀所與況其所自出有關於百年一代之故萬古千古之所不泯者斯誌猶有考也自靖節來東坡之於程晦菴之於祝特不忍其不聞相依以為記固未有晦明絕續之交廢興生死之大山川之光文獻之華若斯之懿者而代興事異迹熄人亡雖存之人心者不可廢而發揚張大如有闕也抑斯誌存其不朽者在是矣況公之子孫衆多且才而賢者不乏則不朽者在是矣凡予之所舉於廬陵者

特外物也外物之有無固公之所一笑而猶足以存耶後誌之四十九年至大庚戌九月爲曾氏以立題於光澤治邑

題羅靜觀惠孺家傳

嗚呼予讀靜觀遺事反覆三太息不但悲是公時命之不當材賢之不試人生遇合有不得已同其出處而不能自拔者雖昔賢同此耿耿也溫太真謝安石皆不能不爲人客中道自它幾以其身殉猶不免溫造卒譏轉

側兵間與之終始亦會成功耳他展轉非志愧負名義碌碌不自見者何限靜觀以高科贊大府受知戎帥遂為上客南北之交潔身去之無遺累餘責歸守先塋固不幸以盜沒而榮名迨今談者以為義世之追惜者多惜其同寮貴顯而不得與此復何足少多其去之而無間言與其子孫交往無變於初是則可稱也已嗚呼東南之不競坐靳高侯不建節不遣援襄之故予已已留昭文府見古心公惓惓爭以節度畀高侯使往援爭不

能勝而殿巖者實遺令言之可勝悔哉計静觀之所以從高侯之所以客賓主間志意何若後有良史當有感於予言而所為自拔而無間者遇良主人也公子至臨示予家傳些誄請叙予之所悲有在於文字所傳之外者矣嗚呼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於其言

題參政蕭正肅公辭按行使轉官奏

某猶及按故家文獻嘗見鄉相益國文忠周公日録所載永思陵成諸使推恩參政正肅公未除二府為尚書

時被命與吳回按山陵事至是以已改除不論賞益公
啟其事玉音曰依例轉兩官可也乃今復得見辭牘允
詔豈非生晚之幸益公家乘散佚已盡而正肅公裔孫
猶能世守為藏寶藏孫為有後矣尚記當時首呂王魯
公以母老不欲豫凶事為解實則疑山陵使不可復歸
止用隆祐攢宮例不備五使益公爭不能得則請命正
肅公以參政為禮儀使及發引益公以攝太傅前導監
鎖玄宮然四月掩攢而魯公即以五月免去益公繼升

左席正肅公從容辭受各得分願魯公狼跋進退豈必於陵下之役哉獲觀奏削因述舊事亦同時使事本末也橋山弓劍渺其何許稽古禮文之事于是為不足徵矣克翁典刑甚稱其家護視奎翰謹未嘗以示人獨不鄙以命其故詳記載於後

題聶心遠寫鍾益齋詩卷首

東坡喜寫賴濱閉門十日雪詩以為人間宜有百十本蔡君謨愛蕪子美滄浪亭諸詩為書成卷前輩風流筆墨

遠想淋漓咏嘆君歌我哭豈直以其詩為可傳哉益齋
鍾先生與心遠聶先生素交善晩同郡齋心遠取益齋
詩擇其所甚愛者書若干首曾立齋從而繼之王酉山
又摘其晩藁益齋心遠俱仙去久迺益齋之子士安以
示予俾書其端令之知益齋者第知其典型論議問學
殊未有知其詩此卷諸體畢具妥帖流暢對精而事博
小絶簡遠穠麗彼自詭詩名者當汗僵却走樂府禽言
尤婉轉激痛昔白樂天寫其詩寄唐衢生云與君為哭

詞心遠每酒酣哀歌悲壯墮淚其于玆作有感多矣追洛下其已遠想叔敖兮如生把玩再三俛仰出涕

題曾霖巖先生詩後

霖巖慷慨事功不以詩為意而情性所發愈見其真如長興等篇雜之唐詩不辨暮雨新晴一聯自然未經人道上冢篇情事藹然燕山數語可見其為人嗟乎此信公外弟也宜其不凡

題吳閑閑詩卷

東坡嘗賦詩美無為子以王事而得山水之樂今閑閑真人閣阜降香為山中賦咏寫成卷以付葆光張省吾又非無為子可得而幾也筆光墨潤飛動毫楮詩辭秀麗瀟洒兼有天人之福文章技道有本有原所以教省吾者無不可以三隅反也把玩爽然

題李鶴田自叙永感先兆

天地間惟情事至痛古今惟孝感獨奇自鄭子産奉使道中心痛亟問而知親病三千年間如子産比者寥寥

聞見今又於鶴田所紀永感先兆益信不誣嗚呼昔人謂讀令伯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彼特虛言數語而猶感於人聞若是况事實情詞可為興哀驚痛也哉孰不事親觀於此而後知所以未能乎子也後之傳孝者當有取焉令伯不得專美於當年矣

題曹録事父郎中陳言本末後

自古英君興辟雲雷初造則必有非常之士忼慨草野一言而足以移悟上心以論議與功業俱高寫之史冊

僅存其名氏大畧亦自赫赫千載如董三老遮說婁奉春脱輓鄧禹房喬杖策軍門所規摹注措必非老生常談薄物細故所能聳動九天之上百世之下者若都俞吁咈賡歌喜起直太平廊廟雍容禮樂閒意豈如相從于風馳雨沐之交爭辨于矢激電掃之下便於民必有所不便於左右匆匆馬上其心有甚苦其事有甚末易合者哉此其次第感變有在於精神意氣之交而言論利害直其逕耳古之所謂不朽所謂其言立者端在此

也不必傳之紙上喧于衆口而名聲昭於時膏澤下於民丈夫逢時遇主宜若此矣彼連章累牘豈不存廼不足存雖論諫丹青而考之行事往往枘鑿特以為來世搤腕談說之資立言之初心豈願其止此哉故余于耕道曹侯之先公郎中之所遇有感於興王之運志士仁人之用心也嗚呼論事難三代而下又難為英主計慮又難若興王之初愈難也非其志勇傑特俯仰開闔回天動日安能使前席擊節舍其併起之親暱舉國以聽

匹士之論哉或者猶惜公所陳二十四事其二十三事稱旨于和林而不知其何說抑自玆以始禮法制度日新月盛欲知其創始者觀所顯飾者可知則孰非當日之意孰非一言之賜啟我後來自中令玉泉公以為仁人之言則其事可覩已元臣碩輔奬予之如此則其言必其所難而執政之議有待此而决者矣盛哉此非主父賓王輩區區投合更改瑣碎一時之律令比也惜也位不滿其材使其及左右帷幄胷中經濟之藴豈二十三

事而止乎曹侯以聞人懿子厲志承家實贊言如拱璧企先美如不及淹下僚而有可大之譽仕郡縣而著特立之能昔漢李孟節盛德之報在乎其子固唐魏玄成直諫之風繼於其孫驀天之于是宗也而既厚之以是似矣其所以顯其先昌其方來者天道其不信耶有子有臣請觀之他日

賈節菴母杜夫人弟右司招䰟墓誌跋

靈均赴託江流家國毁敗介推入山不返母子併命人

誰不死之二人者徒以其死而無所於哀故南之吊湘北之禁火皆以變其國俗又千年而哀思之如新此豈非一人之事而一家之故哉臯繇庭堅之祀有不及焉者矣嗚呼猿鶴蟲沙之化意之之辭也蹈東海而死耳激之之言也孰知後仲連千五百十又五年而扶胥之外崖石之下天崩路斷鼇擂陸沉仙聖運盡於是西州賈氏之死與六十年前西和之節祖孫相望縣闕西極海南幾於與世變相終始而母先子後杜夫人之骨亦

不復可歸此節庵廣文君之所為招魂而葬而誌以示諸方來猶恤恤乎其不忘也嗚呼君臣綱常之大義食其禄死其難分之所不容已也母子人生之至情安與東西避逅不幸顧之所不及而無奈何者也太夫人戚年共姜之誓歳晩滂母之心萬里漂揺江窮海盡留一子中道就室以共祀獨隨右司鯨波之上心亦知其去之何所可入入之何所可為而晼晩因依顧餘年無幾不顧苟辟此其志誼殆於捐赴而豈兒婦人之倫哉當

東南緘時權奸庶孽生崇爵死美謚兩宫屈意百辟降班榮哀終始乃使小皃挼斗王母折勝河流之西無東海山之夯并盡斯母斯子以白頭寸禄青雲詄蕩淪踣無餘向微一縷之寄猶有伯氏其感慨泯没可勝痛哉余客授南畝實與節庵為代聞畝之人士猶能言太夫人之所以教如蘇母之許子瞻右司君之所行事真賈季之有怒虎節庵此石不溢辭不借寵不謬於耳目之逺以炫世况著節暴白非死生異真偽半者反覆幽刻

俯仰感念不知涕之如綆也嗚呼節庵吾知君隱痛而不能盡言者抑長陵抔土之悲寒食麥飯之恨秋風無樹淚隨金銅太夫人既有美子而節菴孫子又未有艾右司君有長公以為之託有猶子以為之子競爽方興天之於是宗也寧無意哉亦可以不憾矣後此誌石之十三年大德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廬陵劉將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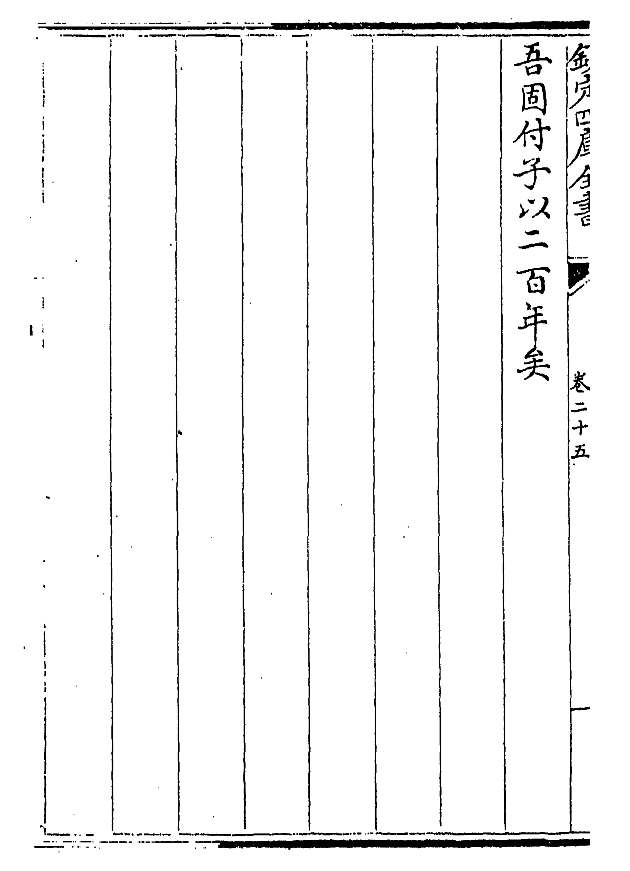
題曾同父文後

同父復觀之子少好讀書為文嘗以所業諳劉將孫將

孫題之曰文字無二法自韓退之創為古文之名而後之談文者必以經賦論策為時文碑銘叙題賛箴頌為古文不知辭達而已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予嘗持一論云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未有能時文為古文而有餘憾者也如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及其為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韓顏子論蘇刑賞論古文何以加之而蘇之進論進策終身筆力莫汪洋奇變於此識者可以悟矣每見皇甫湜樊宗師尹

師魯穆伯長諸家之作寧無奇字妙語幽情苦思所為不得與大家作者並時文有不及焉故也時文起伏高下先後變化之不知所以宜腴而約方暢而澁可引而信之者乃隱而不發不必舒而長之者乃推之而極若究極而論亦本無所謂古文雖退之政未免時文耳由此言之必有悟於文之趣而後能不以愚言為疑也吾友曾覯復之子同父自予汀歸時以儷語為贄予奇然異之既以乙集請時文雜著俱有焉其詞賦妥帖而精

神諸論春容而理致科橛三十年前輩之滋欲無後進之宕不省求如同父難也故以之為它作無不如意予深為期於它日也故舉時文古文之相似槩於予心者以語之老泉自寫其悟於文者自孟荀遷固以及於孫吳申韓無非所取以為資者回視柳子厚舉詩書易禮春秋未嘗不同而但覺老泉語深遠有味文字悟入各有取而淺深高下政復如谷簾水品不可易予言未必同之所以同而亦世俗之所謂俗也勗哉同父好為之



吾固付子以二百年矣

養吾齋集卷二十六

元　劉將孫　撰

題跋二

題阜陵御書二十八將論

阜陵規恢之志豈不欲如建武之中興哉嘗記内禪前日月宰執奏葛王死報慨然太息曰待此機已二十年矣嗚呼以帝之英武憤切練兵經武廿有五年而不能北向一步則知德壽年高有所不欲故也及思陵賓天

而帝亦老且倦勤矣豈非一代之恨千古之憾哉此親
御翰墨所書二十八將論以賜叅政正肅公者記在國
史深宮機暇至取范曄所著正書嚴整如此此其志念
深矣亦無所發其意而寓之此也河洛依然再見青蓋
反覆想像霣涕奈何寳祐遺民廬陵劉某拜手稽首為
正肅公之元孫克翁題其後如此云

題阜陵御筆後

宸奎灑然異代如新想像廟朝之上威鳳祥麟備物典

策詎止天上而已

題絹本浯溪碑

絹本唐中興頌所見廿餘本此為第一或謂歐公時已謂刓缺多填補何能完整如此是殆不然歐公特謂時人多以黄絹摸打字畫不能一一如所藏西臺本又自重其本不同後來者也顔字最見重唐末五代時崖石致刓其拓本多矣豈可謂一世僅一西臺本哉予猶及見北集賢所得商左山樞竅京兆人家半帙紙本精新

美好如初脫石固知歐公特自敘其所藏者耳紙本猶有絶品况於絹哉

題東坡翰墨

此帖雖稍矜持然横風倒雨之勢加之以赤壁嘯傲之精神固宜不與他日同山谷有云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後元豐第四甲子丙辰八月廬陵劉某題因傚公字體

題廣徽天師翰墨

東坡賦張氏萬卷堂有老人叩關語或謂張氏實有龍化老人之事是龍也亦戀戀此書何哉廣微天人師書此詩予閣皁祿光之徒張省吾期之甚遠又當家事也騎鯨汗漫此筆不可復得省吾方盛年有志休文美躅勉旃哉而此卷當為佳話

題陳文二相翰墨

嗚呼宋三百年有天下尚儒右文士奮身白屋掇巍科十年可至輔相追爵三世公師極品孩孺京官即日可

麾節其間植立為公論所主雖九重常屈意用之榮名福禄前代所未有也一朝世壊武將望風崩角去亦惟是一二魁彥流落顛沛不跲不移疾風勁草以身殉之微二公豈不負科目哉盖寶祐丙辰廬陵文公第一景定壬戌永嘉陳公第二陳死海外手澤亦絶此文公書乃丁夘答汪静山者静山名會龍登戊辰第陳公書乃答文公庚午自寧國名為軍器監者二公所往復又可貴也古稱一代百年要百年直幾何耳若二公者千年文

獻之訖運又不獨為一代重也來者實之亦必有感發於予言云陳公字與權號靜觀人物纖白温雅所立乃屹然於吾先君子須溪先生為同年往同朝予猶及識之

題盧明甫藏澹庵帖後

予讀澹庵先生胡忠簡公吳綾所書問疑以與安成讀易翁盧子明甫者盖反復把玩三太息澹庵博貫竒聞凡用字若事類非耳目所近猶記公為安成某氏作紹

堂記中引禾絹平闕思之茫然莫喻其自出後十數年
讀南史宋書方知禾絹如稱六飛鑾輅此所以平闕也
公於書豈有所不盡於義豈有所不詳哉其不知者誠
不可知也然以從官之貴侯封之尊七八十之耆年方
取綾為紙曲折天問廣騷著辭回合古雅楷書精整體
兼隸古下問於山之匹士且有教之誨之之語如承學
折衷於師資豈惟得此於公者可知其學知其賢而觀
公之施此於人者亦豈不可悼悔歎恨敬仰其不可及

也哉今世黃口小兒醯鷄井蛙之不足挾策隨康成車
後即哆然自畫豈復知學問之道文獻之徵哉然讀易
此時必有所答啟棘賓商之義晦庵至宛轉誠齋以諮
於益公而亦無所定也惜哉倘有答詞朱氏天問無未
詳者矣此問所疑多後來朱氏以為未詳者而讀易且
泯泯不著見於世思牛思黯以答樂句顯近世如湯進
之以對生人婦蔣子禮以對詑姓息皆遇合至相位彼
所知直何等淺淺耳豈知深山皓首窮經博古師友講

切如讀易者良可感也讀易之裔孫震遠得此帖於漂水寇掠輾轉亂喪之餘又能記益公跋語于後帖次兼有誠齋戊申所題可謂二妙益公書樓百尺已再易主澹菴二尚書府頃刻煨燼誠齋故里丘墟御書至以塞圈竇而讀易乃有孫能謍復收此帖傳世譜載方來使人復知稱讀易能致澹菴問所不知如此視三老家不已優耶嗟夫天道故不可知也凡予於題是帖也反復三太息者如此後益公題之九十又八年為大德第九

年六月七日

題益公帖

右益公前三帖皆與胡季懷者後乃在宰路家書與尚氏甥者季懷澹庵公凡子與益公定交於庚午秋試其時澹庵尚未離海上也子柔益公弟名必剛沒於公入棺時三帖皆公少年字故姿媚明麗令得公墨蹟者特後家書字耳未有如此之精俊者尤可寶也季懷名維寧其卒也澹庵為之誌載所與益公哀詩七言和篇兩

全章是為銘亦前無此體也誌不載其名予於他作中得之附著之此噫人欲圖不朽者難矣哉季懐居永和尚氏亦居永和甥以益公恩澤得官亦不顯益公為之誌其集中綸者公之子工部也觀於是卷者親戚故舊之情藹然也豈特前修手迹之間見哉後益公百又三年後學劉將孫謹題

題王菊澗晦庵帖後

晦庵先生作字聯絡一筆有遊絲掛藤之勢此更帯楷

體又與忠定丞相往復者當是守臣廬答過客後來黨論起注離騷以靈均況子直撫一帖之數行感百年之千載豈獨其人其字之寶而已後先生一百八年廬陵後學劉某題菊澗王氏所藏帖後

題文信國公燕山與外氏帖後

甥天祥百拜覆梅溪尊舅天祥為子不孝老母已矣誦如母存焉之詩令惟此一舅間闊以來思慕所及每一南望盖未嘗不為之潸然也天祥自國難以來

以為為臣死忠古今通義故間關兵革鞠躬盡力百折而不悔天命不時卒以喪敗家國俱弊謂之何哉當倉皇時仰藥不濟身落人手生死竟不自由及至殂庭抗詞決命乃留連幽囚曠閱年歲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志以此雖刀鋸在前故應含笑入地耳母喪歸葬已戒仲氏不肖孤不能躬畢大事負此悲痛天地鬼神諒昭鑒之八哥來伏諗

尊候萬福然終年不得與八哥一相見今且告歸仰
惟德人動履神物護持優游餘年萬萬珍重兒子道
生不幸夭折今立升姪為子凡百惟舅翁教之誨之
區區朽骨已恨溝壑當具衣冠藏於文山之北疇昔
舅所指處也并哀而定之是望謹奉書永訣萬古萬
古不備辛巳夏五甥天祥百拜覆
燕山帖比於越石盧諶之贈伯約石穴之書骨肉情事
家國愁絶尤可感傷嗚呼信公年二十一魁天下為進

士第一仕二十年以輔臣死國難為宰相第一艱難困踣必無負其忠志為東南人物第一而受禍亦人間第一此帖在曾氏為世守當刻之石傳之千載亦今古法帖第一劉將孫題

題巽齋文信公先君子三帖

某皇恐頓拜申稟復書自合展屬吏之恭又惟滲道非情將不自得於貧賤易事難説必不以是棄予獨樾題紙尾不得更略小銜恐執事疑其實受職而詭

辭以欺則罪之大者托身幕底政自不能不爾

某初未來先生亦藏一削以相待某至之日即推以

與面前欲得者某於老先生如此則執事必察其真

矣當塗亦非久居老先生進退何如必返我屠羊尚

能接斯文秋浦之上出歴子相示一笑

某自來不以身事語人獨行其意竊承慷慨之誼故

不吝情傾倒滿紙猶不可盡平生作書未嘗爾亦乞

置之勿復道薄俗多怪恐啟好事既已不及於造化

而益之以衆人之議論則殆非初意所以相愛者來書在襟袖無誰見第略為老先生誦高誼之槩同一感激此亦一段佳致彼此藏之為善等祈台亮某皇恐頓首拜又申

此三帖皆可使人想像興起不知菊澗何自得此佳寶於是巽齋先生德人誠盡之佳致先君子獨立邁往之高風丞相信公磊落特達之偉度皆可以見矣先君子平生未嘗受人舉削在江東漕幕為古心公强起適故

人黃敬軒鏞縣二史以右撰持江東倉節來固未始交

書也一日敬軒書來曰某來江東舉一路宜薦者孰有

逾於執事固知不易為人屈亦何敢扳援稱舉主特舍

執事何以為我械空削以至惟所以命先君子致書返

之此當時內幅也此事他無知者忽見之流落許竟莫

曉其故先君子平生立身行已未嘗以自耀如辭舉皆

不以語人何意四十年後此紙又自莆田至廬陵則亦

可以有感也前巽齋帖乃與故潭東西氏巽齋為古潭

畏友潭東西師事焉每歲必要留數月或以年如是者終其身巽齋平生簡帖無不周盡此雖匆匆遣介天時人事感惻懇款發乎中心者可玩而仰也信公答朱古平懷抱如傾語見心曲立身之節閱世之嘆居鄉之義可誦可傳潭東名蒙亨字學聖治春秋潭西名陽字素行兩舉於鄉古平名填字聖陶丙辰賦省元甲科郎仕至太學博士倅袁州某於巽齋為嫡孫行又先姑夫也於潭西為外舅於古平為表伯氏文山公則屢有知己

之言故於題此卷不自知其感慨纏綿不但手澤在焉之悲也一代風流忽其兩絶後生放逸漸復無聞所為列叙諸公名字於此亦有識愚衷之深哀矣乎俛仰蕭條凄然出涕丁未二月丁巳謹題

題古心先生墨迹後

此古心先生昭文相公咸淳丁夘所為廬陵西林吳公文集叙也西林骯髒奇拔為文章氣勢如潮自甲午殿廬對策古心考寘上三名不合僅得甲科雖麾節東西

而連蹇出諸公後甚矣古心雖位二府極元宰而彌縫
敝家於權馹顛倒拆裂中浩然不得遂於意故此叙之
起伏景景匪獨西林之文之得此乃其中之感慨者彼
此交有所觸也它日銘西林有乾坤無氣喪此英物庸
夫抵掌重我膺拂語三復之餘西林高抗絶俗之韻古
心浩蕩憐才之心千載之下懷才不遇者尚可悽然而
自慰也某自垂髫即侍昭文公筆墨每憶公伸紙行筆
間精神忽見此序如見當日公雖不以書為意而筆間

有横風疾雨之勢要非儒皃墨奴弄姿為媚者是本又

先君子須溪先生丁夘訪公芝山之下為西林請奉之

以歸以致之西林者後西林守潮先君子書中猶及此

序誦再見古心重舉解歛語意西林家久落何書字不

毀而此序歸之周氏乃得所託信如有物護持也雪堂

清致雅尚故飾而藏之乃區區者得叙始末於此亦若

不偶然者又何幸也

題先君子墨迹後

斜川嘗歎收坡詩及字者多偽其言坡存時已爾且謂吾家乃無藏帖予昔者編坡集嘗舉此以證去取今於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身後益信叔黨之言之確也此卷六帖無不真且皆得意之筆先君子平生不喜用新筆取秃穎以供揮灑酒酣或漫使三錢羊毫者以為戲硯不喜端歙每謂發墨何必某品安成永新間自有佳者墨不擇今古謂松烟不滯筆更明滑如意此皆未易為俗人言也米元章字至紹興間盛行真贗莫辨故當

時必使元暉鑒定今秘閣傳本往往有此題字俛仰今昔何莫不然此為吾壻曾以立所藏實之傳之毋為有力者奪去

題先君子三祖信心銘遺墨

往玉笥山中人求先君子三祖信心銘蓋乆乃為之書風日佳時弄筆成興又值穎輩如意無疇應間斷始克至此亦良難矣當時得者亦稽首珍重誓傳之以為寶乃從湘中宛轉來請題是其流落不可知者如方之内

也此小行書又最難得又不知幾易至此矣湘靈有神其謹護之

古心與雲巖書簡跋

雲巖先生李公叔端為丞相益國古心先生江文忠公之客幾四十年二子正則山立復先後客於兄弟間自丞相守廬陵客郡齋自是漕洪入言路以至讒謗閒居廬山之下者十有六年起江上登從班入政府罷相判長沙唯雲巖終始如一日喪亂以來故家筆墨書翰窘

兵火散道塗雲巖之鄉又婁水漂沒平生游從諸老自廬山公以至後村後林往復不知幾鉅束壹不復可得亦悵然付無可奈何已矣一日正則入城首見語吾近有奇遇偶從山立弟書閣上得一束書風雨雀鼠之餘如不盡蠹壞發而視之皆廬山公書札也凡數十通自漕洪以至歸湘前後書問皆有焉壯老欣戚吏牘親題橫斜疎密歷歷平生而古崖戶部用周監丞亦數緘其間吾得之驚喜殆若有護持爲詩友佳話者同門欲盡

子為我識其後以待裝潢以示吾子孫使知前聞人某反覆把玩與正則相對不知潸然者之承睫也古心公平生賓客何限獨不忘吾廬陵自謂若有緣者其初則候山黄公繼而雲巖與巽齋歐陽公巽齋生戊辰小雲巖一歲當時已新第獨雲巖白首賓客先子又最後登門承異盼雲巖於先祖好也先子以執友事雲巖愛正則凡弟如家人若雲巖之所以敬於古心公而公之施於雲巖者於是數十書者可以觀矣豈但師友賓主文

獻風流之所繫而世教且有補焉其曰朋友人倫之大他日勿替此心又曰朋友骨肉至情其所相與處者豈為勢利哉以元宰之尊故老之重與匹士處而道塗問勞亟饋亟遺裹糧扉屨下逮童僕古風念遠縶維邀致情至禮盡而匆匆引筆瀟灑突兀有文家畢精竭慮不能及者至末後一帖浩歎憂患無悰托竿牘於人而所得君房止此尤足以使後生小子凜然而内自省也某垂髫即侍公筆墨尚記展紙疾書時今髮亦半白而先

人所得於公者經亂都失又不得如正則今所獲也念一時遊從本末除君與我誰當知者輙直叙其概以附著之嗚呼李氏子子孫孫當守此實後文忠公之三十一年大德乙巳八月二十有四日孫行廬陵劉某書

跋劉玉淵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藁後

故國子監簿玉淵先生劉公諱子澄字清叔以詩文著聲諸老間及真魏二公議論其功名與誅山東之叛著平淮疏史補縣是佐二趙甲午入東京貶謫道州歸居南

康此其離道州時所為九嶷山舜廟碑也復有摘其語怒穆陵最後從史岩之沿江叅議軍事會白鹿矶入相甚沿江爭功并按前飛語罪謫封州乙丑以紹陵登極赦移袁州猶記出歸廬陵首訪先子獨手書謁狀叩門曰吾不謁第二人也明日先子往謝之首以是碑刻本為餉乃程滄州隸甚精麗玉淵自誦帝車下來下四語云寫至此牕外如有物復語先子云作文須在韓柳歐蘇頭上行嗟夫其筆墨意氣槩可想見也此藁亦屢易

盖意欲深語欲辟然卒不免於抉摘穆陵猶赫然于訪
生死念鞠哀二語今藳中已再改竄此語尚未之筆當
又在此後實精確涵蓄為一篇眉目益公嘗記歐公每
作文必粘寘壁間塗易數過前輩于文不輕作往往如
此玉淵平生所作自負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論其文
者亦云然鍾君士安諭教西昌迺玉淵故里得此碑舊
藳欣然如至寶可謂好之樂之者矣嗚呼語言之禍千
古同悲楊子幼私書耿耿不保家族東坡吟咏落落遂

致詩獄玉淵借古以風令辭嚴而誼迫先輩不撓之節穆陵大度之仁過昔遠甚士安傳此于方來豈但文章翰墨之佳話而已哉

題山雲字後

先君子為宋益翁作山雲二字神彩活動又申之以八言離合感慨含思何極汝成何事如此而還千古人物時命差池窮哀屈悼盡在裏許前輩舉晦庵松詩有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蓋為龔實之叅政作

也如此八字更覺慷慨期望有用不盡其才之歎而無淺待之之心後有觀者亦可以一悵然也益翁藏之既久間以見示俾紀其後反覆把玩有觸於中輒私誦之如此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廿有四日某謹書

題先君子與南岡往還帖後

先君子平生揮洒流落在三千大千間如此何限此亦所謂泰山毫芒者門生兒子口占牘授又皆有焉惟泉如昨泉無盡說亦無盡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

似人尚須一日聽泉山中重為師作牛腰大軸

題跋御容後

嘗於三山見開元寺所奉列聖御容與世所藏昌陵本皆不同此卷前第一像或以為宣祖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未必奇怪乃爾且與方面大耳語異傳疑傳信要亦皆可傳也橋山芳草原廟凄煙此本政復不多見我見每再拜重是古帝魂誦少陵此語展卷起立

題霜月畫八君子原注趙韓王以下及王荆公

諸君子哉哉如天人千古歸重半山文學行義豈其有所不及推論經綸開濟之初心上規孔孟亦何意參差遺憾置鴈行猶有所不足耶嗚呼此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功名之際豈不各有時哉

九歌圖

文公哀慶元公論之不明悲餘子衮衮之所遇為離騷傳註以寄其意此圖題于乙卯又在未作傳前方黨論之般先生嘗草疏欲極陳之門人交諫不能止蔡西山

請以著決揲而得遯于是焚藁不上更號遯齋此題獨署遯齋而著其所以名遯者于次㯫意端可識矣反覆諦玩是有關于古今論議之原忠賢忼慨之故豈直畫本之精神筆墨之清話而已哉

武夷校書圖

東坡嘗羨楊次公以王事而恣山水之樂為之賦詩贊且慕焉彼直馳驅游覽而已武夷東南仙境文公講學其下比於洙泗今裕之肅將上命校書是間好事者寫

之為圖比次公豈但什倍山川人物每相藉為風聲雲煙九曲方之外者稱之二十年而為雲谷之遯下視於仙聖又百年而與天禄齊高上直於奎躔豈不各有時哉

題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殺虎圖

令人視史傳所載奇事類驚歎疑怪謂後世不復有若濱州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手刃殺虎奪夫餘命豈非奇婦人事又奇近在耳目可傳布留圖畫者哉平當戍棗

陽胡偕二子從之行道遇虎拽平一臂去胡奮逐隨之十數步持得虎足與虎爭回呼小兒取刃刃刺虎立死平得脫臂骨已糜潰又三日迺死帥府壯之上之省蠲其户不賦征唐傳記有懐州張俊漳浦勤自勵二人皆以虎銜其妻去忿而往刺殺虎返其妻屍以為義烈奇絶彼男子也然皆藏伏隱密伺虎隙擊射之未有匹婦徒手倉猝無旁援且行且呼刃與虎取急爭命於十步之内殞之如孤豚鳴呼又前古之所未聞也豈直其感

慨憤激油然增倫紀之重而已抑傳之方來有可戒有可勸是虎也非其戀戀於一人之食口之不置見所可食而不見逐者亦何至斃於婦人之手夫貪得以忘身雖鷙如虎且不免是可戒也凡人遇患難輙望風沮喪不自振薾然一嫗攘袂而起賁育乃不能支則凡不幸而有急無不可以死中求生是可勸也昔人有言何物女子乃爾勇健耶讀徐太常公所賦反覆想像久之

題趙平遠畫石

自大小坡竹石來别有一等趣味非畫手之謂也元章以潑墨作山水亦得於此平遠相門雅尚多能多藝作此木石淡而愈淡而清潤自然吾先子題此亦得意語也他題有贋此晚年筆意清勁鮮能得之延祐乙卯三月丙寅將孫鑒定如此

題江淛省掾王裕之山居圖後

前脩爲菜言曰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民生不可一日使有此色相傳以爲徽言予放之而爲山居言曰

用人者不可使居者專此樂而不欲出用於世者雖在廊廟不可忘此趣而不知返裕之為斯圖也志則有在矣覽者或憮然於予言

題龍頭

十年前戲題此卷倣陳公字體再見如昨而諸賢筆墨交映畫烏得不重哉舜卿乃老所族姪所傳筆法字宗歐公每作小楷姿媚與吾家來往最密此予所以倣其體也猶憶舜卿平園醉中作髯君壁間稍奇偉時龔竹

卿在旁書贊云知之者以為造物之神奇不知者以為
文字之墨汁龔字學于湖淋漓明麗頗相稱自謂得意
先子笑云正是倒了何不云不知者以為造物之神奇
知之者以為文字之墨汁二公頓足稱服因舜咨再以
此卷請題為舉此話以為賢於龍下添注脚也